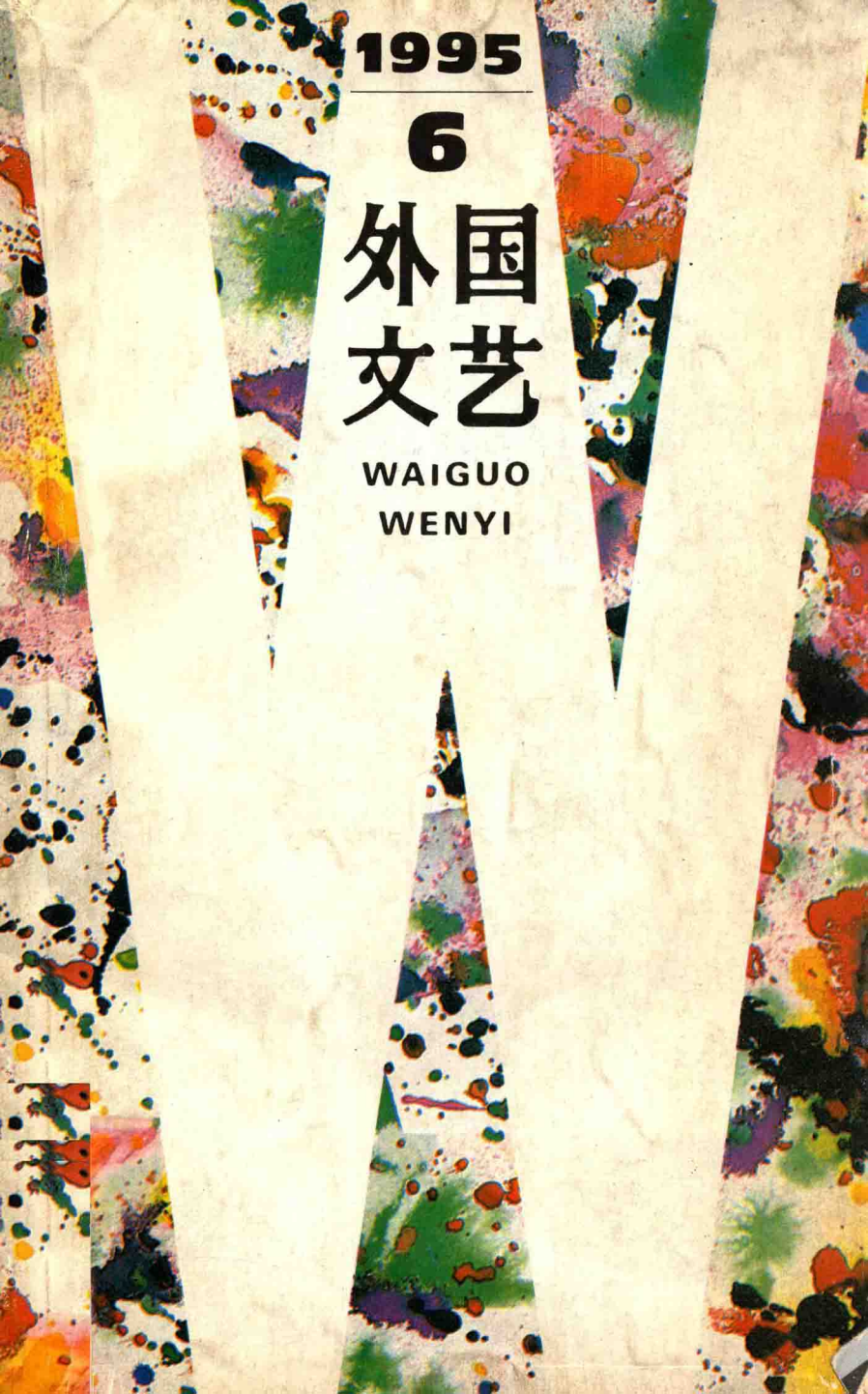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95

6

外国
文艺

WAIGUO
WENYI

1995

6

外国
文艺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铺有呢毯、中间放有长颈瓶的长桌

[俄罗斯]弗·马卡宁作 石枕川译

3

电视文学剧本

专横与激情

[阿根廷]阿·穆尼奥斯作 林一安译

110

诗 歌

当代日本女诗人作品选

罗兴典译

154

小 说

东方三王之第四王

[德国]沃尔夫冈·魏劳赫作 杨寿国译

87

美国黑人女作家短篇小说选

171

马迪尔

特莉·麦克米伦作 刘 捷译

173

朗尼的表兄

万达·科尔曼作 刘 捷 陈丛梅译

183

我的相好博瓦尼

托妮·凯德·班巴拉作 董清林 刘 捷译

191

1995年第六期(总105)

1995年12月出版

国内统一刊号:CN31-1117/J

邮政编码 200040

邮政发行业代号4-286

定价:4.00元

·编辑者 《外国文艺》编辑部

·出版者 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·印刷者 上海竞成印刷厂

·发行者 上海市邮政局报刊发行局

·国外发行者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

上海分公司

约翰尼鲁思

贝基·伯索作 陈丛梅 刘捷译

198

愚人宴

埃莉斯·萨瑟兰作 刘捷 董清林译

204

获奖作品

罕见的莫斯科人

[美]斯蒂芬·迪克逊作 孙予译

214

名家评名作

艺评之六

[法]阿波里奈尔作 欧阳英译

234

美术家与作品

似真幻境的创造者——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画家埃斯蒂斯

欧阳英

246

外国文艺动态

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

245

土耳其作家内辛去世

109

《外国文艺》1995年第1—6期总目录

251

封面设计 任意

扉页设计 陶雪华

1995

6

外国
文艺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铺有呢毯、中间放有长颈瓶的长桌

[俄罗斯]弗·马卡宁作 石枕川译

3

电视文学剧本

专横与激情

[阿根廷]阿·穆尼奥斯作 林一安译

110

诗 歌

当代日本女诗人作品选

罗兴典译

154

小 说

东方三王之第四王

[德国]沃尔夫冈·魏劳赫作 杨寿国译

87

美国黑人女作家短篇小说选

171

马迪尔

特莉·麦克米伦作 刘 捷译

173

朗尼的表兄

万达·科尔曼作 刘 捷 陈丛梅译

183

我的相好博瓦尼

托妮·凯德·班巴拉作 董清林 刘 捷译

191

1995年第六期(总105)

1995年12月出版

国内统一刊号:CN31-1117/J

邮政编码 200040

邮政发行业代号4-286

定价:4.00元

·编辑者 《外国文艺》编辑部

·出版者 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·印刷者 上海竞成印刷厂

·发行者 上海市邮政局报刊发行局

·国外发行者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

上海分公司

约翰尼鲁思

贝基·伯索作 陈丛梅 刘捷译

198

愚人宴

埃莉斯·萨瑟兰作 刘捷 董清林译

204

获奖作品

罕见的莫斯科人

[美]斯蒂芬·迪克逊作 孙予译

214

名家评名作

艺评之六

[法]阿波里奈尔作 欧阳英译

234

美术家与作品

似真幻境的创造者——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画家埃斯蒂斯

欧阳英

246

外国文艺动态

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

245

土耳其作家内辛去世

109

《外国文艺》1995年第1—6期总目录

251

封面设计 任意

扉页设计 陶雪华

铺有呢毯、中间放有 长颈瓶的长桌

[俄罗斯]弗·马卡宁

石枕川译

弗拉基米尔·马卡宁(Владимир Маканин 1940—)在苏联解体前被认为是“四十岁一代作家”中的代表人物,“文学中契诃夫流派的直接继承者”。俄国文学评论家阿·克利特科曾说:“今天如果不谈阿纳托利·金或者弗·马卡宁的作品,就很难对短篇小说的整个情况加以评论,尽管两人都并不单纯是短篇小说家……”

马卡宁的创作以中、短篇小说为主。创作大致可分为9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。前一时期较有名的作品有《老镇的故事》,《围绕肖像所发生的事》,《在大城市里》,《先驱》,《声音》,及选集《阳光照耀下的地方》。尤以《当“侍从”的人》和《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。作品主题面直当代,书中人物多半生活在大城市,他们为生存、为寻找生活中的位置而奔忙,奔忙中显示出他们的精神道德面貌,正反各异的心态。

后一时期较有名的作品有《豁口》,《中和格调》及《铺有呢毯、中间放有长颈瓶的长桌》等。作者的思辨似已突出原先的广度,涉及70年甚至180年以来俄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与人的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。例如此处译介的《铺有呢毯、中间放有长颈瓶的长桌》便把人的个性之被粉碎看作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悲剧。题意的拓展当然与苏联解体,俄罗斯政治经济大动荡直接有关。

在创作形式上,马卡宁保持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特点而又富有现代气息,90年代后较多地吸收借鉴了某些现代主义、后现代

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。

马卡宁因发表《铺有呢毯、中间放有长颈瓶的长桌》(《Стол, покрытый сукном и с графином посередине》)获英国 93 年度俄语作品布克奖(奖金 15000 美元)。他是俄罗斯第二位获得此奖的作家。

译 者

1

他——说模样,有点儿憨。桌后坐的一排人中第一眼见到的便是他,许是他早就在等你(“啊,你来啦……”你一进去,他那瞪大的眼睛便是这么说的)。瘦个儿,不高,大概是无产者(至多是个技术员),老觉得他自己被生活骗了,没能得到好处。像他这样的(在历史的某个时期)曾被社会煽起过一股狂焰,而且迄今未灭,所以我暗暗称他为**社会过激分子**。他姓阿尼克耶夫,平时和和气气,没什么特殊,只是稍嫌阴沉。他的胖老婆每年必出远门疗养,到疗养地不多久必勾搭上个男的,而经她选中的都和她丈夫差不离。干吗专找这模样儿的(习惯驱使)?——闹不明白。老婆所作所为,他多少能猜着点儿,不过,只把它当作生活小插曲。先是怒气冲天,威胁说要宰了她,后来宽解自己:是他醋心重,才胡思乱想的嘛。主要的是——没啥好闹腾的!生活中谁不偷点,捞点,占点?眼下像他这样的小人物都发了,连知识分子也今非昔比。为什么?应该人人平等嘛。“难道不?”他咬牙切齿地问。

这个傻不棱登、带点儿醉意的人(推出一团和气的脸)笑了笑。不,他不醉,今儿滴酒未沾。不过,昨天或者前天他是喝足了的,所以在他笑容之外(或笑容之内)露出前天的呆滞目光,像是非找个岔子不足以发泄肚中的毒气,因为昨天或前天未能宣泄,只在今天

这个时候……不，不，他懂规矩，暂时不发作，不嚷嚷。他忍着，对他发现的宣泄对象不露声色，只咬紧牙，鼓起腮帮子，瞪你，暗下骂的脏话谁都没听见：

“狗——崽子！……”

他穿件价钱不贵、质量却不错的毛衫，脖子口上露出干净的衬衣领。因为此来非同寻常，是来审案的，要当一回事……于是，他瞅了坐他旁边的人一眼。他左面那人（对你来说是稍稍偏右）通常第一个发问。

发问者的坐位几乎是一排居中，他也是你头一眼便瞧见的人之一。他的问题像是在轻轻的拽你，拽你出窝，叫别人看到你的踪迹。他是个赶场的（被他问得不知该往哪躲。如果是被追逐的动物——转圈儿，但惊惶失措的人呢？）他专提问题，不加深究。寻根刨底不是他的事，是大伙儿的事，他专司赶场。他提的（突如其来的、小小的）问题使你产生想避开追猎、想躲的感觉。“为什么您不能打个电话，哪怕是晚上，通知我们说您有病？顺便问问：夜晚时间您通常是怎样打发的？看电视？看足球赛？会朋友？……”这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问题，似乎一带而过，但你来不及转念，一时回答不出。你没糊涂，但不知怎么的你飘呀，飘呀，慌了神，给新问题让出一大块开阔地。好，这块空地正是他骋驰游猎之所。“您就是这么生活的？”他怀疑地问，脸带微笑。对他婉转取悦性的问题你一下子又找不出答案（你不由犯疑：是呀，晚上连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也没有，不是白活了一辈子吗？）。你嘴里不说，心里却在嘀咕。坐桌子后面的一排人也都发现了你心慌意乱。不过，问的人初步探得你的踪迹之后装作若无其事，忙又抢占另一方位。“至少您对女性不会无动于衷吧？大概，您是喜欢的啰？”言下之意是：这家伙长长的一辈子就过得那么窝囊？！他暂把没得到回答的问题悬着，等喊救的时候再说（你到了没法的时候不得不喊救）。

发问者是位知识分子。一头黑发油光水滑，面目端正，由它下面的脖子支着，尤显得线条分明。他的手放在桌上，把修长的十指交叉成一起，怡然自得，或者差不多是怡然自得的样儿。他感情不外露，话说得很快，提出一个接一个问题。他并不故意脸上堆笑，不，他笑得很自然。他兴许是某个科研所的拿中等工资的工程师，兴许他有时亲自低着头审查总结，露出他那漂亮的颈项。他平时不多说话，但在这儿，在审讯的时候，显露了他的活力和锐气。他卖力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人们，为社会。“你算什么人呀？”问题没有得到回答，然则并不就此作罢：他把瓮盖打开——请君入瓮！

坐在他一旁的是书记员，一个比中年人年轻、却捉摸不透到底岁数多大的人。他坐正中，面对你。你俩隔一个长颈玻璃瓶。如果他要瞧你或向你提问，头非向右或向左侧不可。他就是这么办的。（不过，他很少提问。）他大半时间花在记录上：手执自来水笔，在纸上画个记号，写几行摘要。若是谁提的问题对你（或对他）十分突兀，此时他不再从瓶子一旁，而是从瓶子上端瞧你。瓶子不高。

一排杯子把坐在桌后的人串成一个整体，构成一张完整的画面。有时各人面前还放一瓶矿泉水，但盛水的长颈瓶并不撤走，它永远屹立桌子中央，仿佛要把人和物也一齐凝固。有这么个几何图的中心，方使得长桌成为审讯用长桌，桌后人的发言或问题具有威慑声势。正因如此，审讯会场虽则简单，审讯者俨然如同法官，会逼你认罪或叫你心悸，你来此之前不得不作好准备，设法给自己壮胆，或者服些缬草酊（酒，喝不得）。

一切都彼此联系。他们通过提问探听出你半年前你再次被解职了（那又怎样？），你儿子结过三次婚，现在又在闹离婚（那又怎么了？），你为浪荡儿子开了个医院的假证明，用它申请到了住房，后来又去登记换房（那又怎么的？……）。危险的不是审判，而在于接

二连三的盘诘终归能找出你的短处，一旦找出，就把你逼进墙角。（那时候你有口难辩，只得懊丧地低下脑袋。你觉得活着，吃喝拉撒，实在有罪。）每人都有隐私，诸如抱怨生活，从而干了什么蠢事，或对某事问心有愧，行为不像君子，或为人不够方正，不无（各种各样的）瑕疵，你小时候在床单上画过地图，在裤裆里拉过尿，——是呀，每人都可能撕破过衬衫，尿过裤子，生活中都有过糟粕，吵架等等日常琐事。所有这一切（不管有多奇怪）都彼此联系，经他们提问，经那些似不足惧的提问，所有这一切都像落在许多探照灯的聚光点上，倏地被照亮，你为这些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生活中的丑事所窘，着了忙，匆匆地回答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五个、十个问题，急切地、上气不接下气地。你企图对每个问题回答得清楚明白，更有说服力（而且说得比事实本身更美些。你对这些突然被揭穿的、不登大雅之堂的隐私觉得受不了，然而，奇怪的是，你偏偏受得了，还自动搬出来，并加以解说，解说，解说）。

当然，你进来时昂首挺胸，勇气百倍，还跟他们顶嘴，磨嘴皮子。但是啊，你那神气保持不了多久，你的饱满精神一分钟比一分钟减少，你就像一个泄气的热气球。（并非因为受到攻击，而是气球上本来就有洞眼，热气自然而然打从洞眼里逃逸了。是你从气球内部把它扎穿了。于是，你只来得及捂脸，至于掩盖——办不到。）他们只消把审讯时间一分钟接一分钟地延长，一句接一句地提问，你的气球便渐渐空了，轻了，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一层皮，啥也没有了。还不止如此呢！此时你为自己的骁勇（那么厚颜无耻）而感到羞愧——在座诸位都是成年人，凑到一块儿来，为你费时费力，可你呢？话没两句便抖威风，使出你那憋气。

“别人在问他问题，可他翘起二郎腿……”或者，换句稍稍不同的话：“别人在跟他认认真真说话，可他手里玩着铅笔，好像在家里

没玩够!”声音从左右而来(他们已把你看扁了)。你进来之初,他们不敢立时奚落,而今奚落的话铺天盖地而来,叫你应接不暇,既顾不了自己,也顾不了手指夹着的铅笔,只是瞠目结舌,傻望着他们的一张张脸。最后某个人大喝一声:“站起来!”或者:“跟你说话哩。给我站起来!”你非站起不可。你还没闹明白,就已站立起来,而且没法躲。(吆喝就是信号。)站起之后,可能你终于醒悟:这是杀你的威风。于是你气不打从一处使,跟着他们嚷嚷,可能,你疯了似的发脾气,大光其火;可能……但你已站了起来,问题就在于你已站了起来。你站着,嚷也罢,嘴唇气得哆嗦也罢,这就是你。

“跟哥们聊聊天,来点儿酒,开个玩笑,坐上半夜,这样的事您该有过的吧?”(问的人希望我活得潇洒。)

“现在少了,”我回答。

“您的住房不赖,大概,您不免请上几个朋友,聊上半夜。您说说吧,我们对此感兴趣。这儿的人都希望对您有很好的了解……”

提问的人笑容可掬,其他人也都笑容可掬。他们想知道我活得如何自在潇洒的(真是活得自在的话)。他们认为,这是溜边儿(不算数)——和他共同聊聊,一个正常人是怎么过日子的。

“听您嗓音,像是唱歌唱得挺好。跟哥们一起——是吗?”

“我从来不唱。”

“哪能呢?大概您是唱的。大概和朋友或亲戚在一起的时候。”

我摇摇头——没有过。

接着是几秒钟的间歇。(我无缘无故脸变了色。)我傻着脸问:

“怎么的,这不好?”

他们点头称是——是呀,这样的日子算不得美。不美。(于是我感到自愧。)一想,我何必遮盖呢,他们说的是,我应惭愧,我早该感到惭愧,即使每晚都和亲戚举行合唱会……

严格说来，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事情的一半，也就是说他们是对的。（这并不说明我是错的。）任何人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从幼时尿裤裆到眼下被问时额头沁汗（谁叫你如此害怕呢？）等等过失和不登大雅之举想起不免心悸，怕被识破，被曝光，虽然与他们的没有问题没有联系。（但我知道，一切事物都彼此联系。）

我感到自愧，并非因为有错，而因为有以上的自我感觉。

“谁都不闲着，”（晚上，通过电话）传来不乐意的声音，“不只您一人在忙。说到头，这是您而非我们需要鉴定、工资证明和为什么被解职的说明信，且不说五年后您领养老金时非有这些证件不可。（当然啰！……他们懂行。）所以我们等您。”

“我明白……”

“我们坐到一起谈谈，把事弄清楚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准到。”

话刚出口，便觉懊悔：不该同意！（我未始没有办法弄到。）我的神经，我那急遽的心跳都不允许我坐到审讯桌前，不允许再向我提出种种问题——我知道我自己。（血压快升到二百了，而今还有一个不好熬的夜晚哩。）

“好，好，我准到！”当时还把话筒猛一撂，让他知道：去就去，没啥大不了。多洒脱！……但，与此同时，我也记得坐在桌子跟前除受辱外什么也得不到。只有压抑感（当然，之所以有压抑感是我自己的错）。

“我不愿意，我不去，”我对自己说，虽然不去也得去，同意了一次，就得同意两次，三次。躲不了。（因为桌子后坐的是我老交，成了我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离的部分。他们对我了若指掌，一如我之了解他们。他们一年年人员更新，而我老死不变，因而此情此缘只能到我生命结束方了。（除了死，还有什么法子解脱呢？）

“别激动啦，”妻子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吃晚饭不？……有牛奶燕麦粥。是的，又是燕麦粥。是的，最好是一早吃，不过牛奶已放久了，不吃怪可惜。”

叫来女儿一齐用餐。我不愿(不好意思)说我神经紧张，心里七上八落与明天的传讯有关，我胡编一套，说工作上遇到许多麻烦。

“得，得，别再激动啦……”妻子又说。

但话题还是转到了明天的传讯上。我悻悻地说，明儿的日子不得好过，那些如狼如虎的家伙一心要扒拉你的五脏六腑，也许能脱身，但魂儿就没了。“耐着点儿，”妻子说。我们吃晚饭。(就是这么个委员会嘛！只是凑在一块儿谈谈，了解些情况……了解你是不是个好人，好当家，门洞里的好住户……委员会又咋的？！——你如是想。你猜测一二三四五各种可能向你提的问题，可你一到场见这委员会(可诅咒的名称！)原来是老八辈子的熟人，从你幼嫩的少年时代就认识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其中换了几个新的，但任务不变，要了解你的一生，看看你是否是个好人。他们直到现在还未了解清楚！……)

“别再发牢骚好吗？”女儿在请求。

我默然，他俩也默然，一把勺子伸进燕麦粥盆。

我隐瞒住内心的不安。看来，我把这类事看得太严重了，其实很平常。应该多服些缬草酊(“应该在事前，事前就服！”治疗我的医生曾这么说过)，用缬草酊来放松神经。我对家人说：我累了，快，快！我想躺下，这一天过得可不轻松！家人支持我的意见，十一点(不到十一点)便上了床。但是到十二点钟就犯病了。服药，两次量血压，为要不要呼叫救护车引起一场争论……女儿指着我的鼻子喊叫：“这多危险！你想像不到有多危险！”我也跟着喊叫。妻子打着

哆嗦在我和电话机之间不停奔跑，大概想给儿子打电话（他不跟我们一起住）。心痛不止，忽是收缩，忽往下沉。妻子、女儿的脸在眼前打转，墙壁、窗户和幔子也跟着旋转。“快一命呜呼了，”我想。死在我想像中就这样平淡，压根儿不可怕。我停止了争论，不再作声。

我哪也没去，就这么躺着，微微睁开眼，对我的家人低声说：“躺下睡吧……”

母女俩听见我平静的语调安下了心，上床睡了，没过会儿便沉入了梦乡。先是女儿，后是妻子。

衰竭状态下我尤其不愿向自己（更不愿向亲属）吐露心头绞痛、彻夜忧虑的原因。

才打了个盹儿，子夜一时以后又感心头难受：每跳两次，便一阵收缩。我翻身坐在沙发上，垂着一双光脚。（心肌梗塞的先兆？……）

然后把脚伸进拖鞋，走进小小的过道，悄悄潜入厨房。天黑人静。（我瞥了一眼窗外，）窗外自然也是黑沉沉的，楼房、屋顶和空荡荡的漆黑的台阶都已入梦。应该煮些缬草根……我（突然）明白了过来：生活就是生活，像明天那样的传讯少说也还得有一百次，二百次，他们将年复一年地问你些细微的、但一如今天这样闹得你六神无主的问题。忽然之间我明白了主要之点，用什么理由传讯（对传讯者来说）并不重要，重要的在另一方面。明白过来之后，便坐到凳子上，（在厨房，在半夜里，）不再诅咒他人，痛骂自己，只支着头因一阵阵的心绞痛而不断哼哼。

“哎唷，哎唷……”

而夜，在悄悄流逝。

我穿过黑魆魆的小走道，在房间和厨房间来回踱步（有时在厨

房里歇会儿脚)，心跳随着脚步的节律渐渐缓和下来。踱步中我得到了宁静。

我不需要她(我妻子)的操心，她的忙碌。我悄没声音地踱着步，身上裹件旧外套(我不穿睡衣，也没有睡衣)——因为冷。我几乎不再有恐惧。我俩像是取得了相互谅解，互不照面。(它从里往外钻进了我的脊椎神经，但我没有觉察，还以为身上冷。)我走呀，走呀，一心一意想就这样安度夜晚。我已备好一旦血压升高要服的药片。当然，也备下了硝酸甘油。眼下我不慌不忙地在厨房煮缬草根(缬草酊在药房没有卖，这几天哪个药房都不出售)。由我独个儿摆弄，没有他人的参与反少了累赘。若妻子起身，睁开蒙眬睡眼，看见的准是个披着外衣、光脚趿拉着拖鞋的夜游神，他被失眠、被一个接一个可怕想法折腾得佝偻起脊梁，如同一头病兽，从黑洞洞的走道里亮着眼珠子瞅她。当然，她会怜悯我、安慰我(其实我不需要这份怜悯，怜悯和安慰只能使我更快完蛋)，但在抚慰之前，蓦地发现猫着腰，披着外套(外套上早没有了扣子)，隐现在走道里的就是她丈夫，少不了长吁短叹。

我记起有那么件(差不多忘了)不起眼的小事。一年前我正排队采购。排有好几条长龙。队里发生了殴斗，而我恰恰跟先是嚷嚷、后来纠成一团的人们贴得很近。他们彼此揪胸脯、动拳脚。民警如同往常那样，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及时赶到了。同往常那样，一下逮了十来个，包括我(按照惯例，要抓，就抓一大群)。嗣后是反剪双手，送进支局，——走吧，去了再说！——“查看一下证件就放回你们，怎么不随身带身分证呢？！”但不知为什么民警自己不过问证件，像踢足球般懒懒一脚，把我们踢给社会团体：“统统上××号房间！（似乎是27号。）娘的，统统上27号！……”

我在喧嚷声中走进指定的房间，看到了橡木桌子和坐在桌后的一排人，而第一眼瞧见的便是我认识的汉子。他穿的不是警服，而是平常服装，很像那个手脚利落的社会过激分子。那时他还没有怒目瞪眼（但准备怒目瞪眼），只是上下打量着我，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啊，进来……”他像是跟老相识打招呼。

随之我看清了坐在桌子后的其他人物。他们及时地聚到了一起。（只花半个钟点便把案子理完了，我不记得他们是否自我介绍过说是某个委员会的。）

其中之一肯定是书记员，因为他说：

“请坐下。”

可能我记不真切，也可能是民警自己作的记录，只是到后来，得知民警当时说过：没工夫去理那些站队出的乱子，至多罚款了事，但……先得谈谈。（于是打发我们去另一个房间，一个放着橡木长桌、坐有一排文职人员的房间。）

这么说来，在另一条马路、另一个房间里见过这坚实的橡木桌子的。在那里，第一个进入我眼帘的就是社会过激分子那张尊脸。而他也像认出了我，说道：

“啊，进来……”

我进去了。看到了其他的人。原来就是他们那伙儿。

2

长桌右首坐一位长者。大脑门，白发，举止不凡，当然，极和气。正因如此，我首先指望于他（并寄托我的部分希望）。长者什么都知道。（他舍末求本，不跟你纠缠小事，婆婆妈妈。）他问你的时候不来抠你的用词，不计较你的小节；他用不到挤你迫你，搅昏你的头脑，使你惊惶失措。他要的是真实，因为他是长者。

当别人向你发问、把你又拉又扯而你不及辩解的时候，你会记

起(时刻记起)他们之中有位长者,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:如何奚落你,如何使得你有口难辩,从你身上找乐子,轻而易举般把你的过错说成是伤风败俗之举(有错,但不至如此粗俗!)——他都看到,都知道;他心明如镜。你不时朝他坐的方向瞥一眼,好似说:幸好他在,今儿有他在,虽则不吭声。(缄口不语的、聪明的长者一旦发话兴许叫你痛得受不了,但,仍寄希望于他)。与他邻近的是位戴眼睛的白发妇女。人过中年,长一个颇像东方型的瓜子脸。我也寄希望于她的发言和支持。(我活了大半辈子了,我了解人。)

再往下(自右往左数),我的希望便不那么大了。通常在那儿坐的是美妇人。她早就不耐烦:为别人的命运白白耗费自己的时间(即将消逝的金色年月)。她非常任性,没法指望他。再往左,就是两个年轻汉子了。关于他们没说的,指望他们——白搭!两头狼。

有一天我去原来的工作单位(从那儿离职曾费去不少周折)。出门前先去电话,从电话里听出,他们一下子来了劲儿:好哇,你命运操在我们手里!……约定的那天我见一张长长的橡木桌,桌后坐着旧同事,其间有我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(反正都面熟)。我逐一打量分别十载、已堆起皱褶的脸,谢了顶的脑门(哪能打量人家的秃脑门?——能);我看到了他们发福的身子,初上的华发,甚至见一位陌生的年轻小伙挺起胸,为今日英雄得势而高兴地搓着双手,“人齐了,咱们这就开始审讯吧?”他说时脸带微笑,露出一排坚实的钢牙。(当然,是个出色的年轻小伙。)那是我第一次听到“审讯”两字,像说家常话般说得那么轻巧,同时见到他那一口齐齐整整的雪白大牙。“好一口狼牙!”我差点儿出声赞叹。

他一旁的也是小伙,同样地年轻(他们一共俩)。再往右数,一排居中,坐的当然是书记员。审讯,首先是指长条桌,在它一侧坐上十一二人(两端各坐一人作为两翼)。另一侧空着,它属于你。居中放了张凳子,那就是你的坐位。这种布阵,使他们的发问或叱喝更